

中东政治

叙利亚库尔德人内战前后的政治发展^{*}

汪波 穆春唤

摘 要: 叙利亚内战爆发前,库尔德人曾是这个国家饱受欺压和排斥的少数民族。为争取民族权利,叙利亚库尔德人从内战前就开始组织政党开展民族运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组织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反恐联盟的支持下,库尔德人武装通过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了叙北部库尔德人居住的大片土地,并极力寻求政治自治。在俄罗斯的积极支持下,库尔德政治力量提出了战后在叙利亚建立联邦制的构想。目前,叙利亚库尔德人已经在叙北部建立了库尔德联邦区,并期望内战结束后建立自己的自治区。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进程正受到来自土耳其及国内其他阿拉伯反对派的阻挠和抵制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叙利亚内战;库尔德人;库尔德武装;政治发展

作者简介: 汪波,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83);

穆春唤,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17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8)02-0090-1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GJW012)的阶段性成果。

截至 2017 年底,叙利亚内战已经持续六年多,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在此期间经历了重大发展,并通过武力获得了相当规模的控制区域。叙利亚内战爆发前,该国库尔德人是一个不被政府承认的少数民族,在叙利亚国内政治生活中曾深受压迫。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库尔德人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发展迅猛。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反恐联盟的军事援助下,通过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全面对抗,库尔德人逐步控制了叙利亚国内近四分之一的领土,成为叙利亚内战后期各派政治势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叙利亚库尔德人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提出了在叙利亚战后建立联邦制的设想,并在 2016 年 3 月建立了具有自治性质的库尔德联邦区。叙利亚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已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攻占“伊斯兰国”的“首都”拉卡,叙利亚国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争也宣告结束。在这种背景下,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前景愈加引起叙利亚国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叙利亚内战结束后的国家政治重建,而且还会对中东地区库尔德运动的整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内战前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生态

库尔德人作为叙利亚的第二大民族,拥有约 220 多万人口,占叙利亚 2,300 万人口的近 10%。^① 然而,自 20 世纪 40 年代叙利亚独立以来,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就一直未能得到承认。历届叙利亚政府一直强调叙利亚的阿拉伯属性,并长期在意识形态上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无视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为了避免库尔德人的存在挑战叙利亚国家的阿拉伯民族性质,叙利亚政府一直否认国内的库尔德民族身份并压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叙利亚宪法明确表示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否认叙利亚存在库尔德人等非阿拉伯少数民族的事实。叙利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阿拉伯化政策,迫使非阿拉伯种族群体融入阿拉伯社会和文化。这些政策否认叙利亚国内存在非阿拉伯民族群体,宣称这些民族群体都是外来移民。为了淡化这些非阿拉伯族群的民族属性,叙利亚政府将这些少数族群分散到全国各地。同时,叙利亚政府极力消除非阿拉伯族群存在的证据,阻止这些群体的成员联合和一体化。^② 另外,叙利亚政府还限制非阿拉伯族群宣扬自己的文化,迫使他们接受阿拉伯文化习俗,忘记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政策经过多年实施后,在叙利亚国内已逐步形成一种具有相当共识度的观念——库尔德人只是一群大多已经被阿拉

^① Rod Thornton, “Problems with the Kurds as Proxies against Islamic State: Insights from the Siege of Kobane,”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6, No. 6, 2015, p. 871.

^② 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Syria: The Forgotten Peopl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22.

伯化的外来移民。^①

1963 年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上台后,对库尔德人采取的同化和歧视政策尤为严苛。复兴社会党政府不仅禁止库尔德人的节日、服饰、语言和学校,甚至连新出生的库尔德儿童都必须使用阿拉伯名字。为了防止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建立联系,叙利亚政府从 1965 年开始在叙利亚与土耳其以及伊拉克交界的边境地带建立了 15 公里宽的“阿拉伯带”,没收住在该地区的库尔德人的土地,让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迁入这个地区。在公开场合,叙利亚政府把这种做法称为土地改革和建立国家“模范村”或“理想村”。1975 年,叙利亚政府把大约 4,000 个因为修建幼发拉底河塔卜卡大坝(Tabqa Dam)而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家庭,安置到土耳其边界地区从库尔德农民手中没收的土地上,在那里建立了 41 个“模范村”。^② 这个项目直到 1976 年后才逐渐停止。但阿拉伯移民依然居住在这些地区,并占据了库尔德人的大量土地。这项实行多年的政策也导致这些地区的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长期冲突不断。

叙利亚政府实行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旨在通过没收库尔德人的土地使他们失去经济来源,从而被迫分散到其他地区。同时,叙利亚政府还限制库尔德人使用他们的语言和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1962 年 10 月,叙利亚政府还通过人口普查剥夺了大批不能提供文件来证明其出生地为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公民权,把这些人视为“外国人”。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些被称为“外国人”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不但没有参加学习和工作的权利,甚至无法在叙利亚国内自由流动。据估计,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前,叙利亚库尔德人中大约有 30 万所谓的“外国人”。^③ 叙利亚政府消除库尔德人公民地位的做法,无非就是要证明大多数库尔德人并非历史上叙利亚境内的原著民。为此,叙利亚政府 1998 年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提交的报告中明确宣称:“我们希望表明,在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并不构成一个族群,因为他们遍布于全国各地,并且已经成为叙利亚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④

① 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Syria: The Forgotten People*, p. 117.

②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09,” pp. 10–11,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world_report_download/wr2009_web_0.pdf, 登录时间:2017 年 10 月 20 日。

③ Human Rights Watch, “Syria: The Silenced Kurds,” *UNHCR*, October 1996, <http://www.unhcr.org/refworld/publisher,HRW,SYR,3ae6a82600.html>,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20 日。

④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Fifteenth Periodic Report of States Parties due in 1998: Syrian Arab Republic,” *Refworld*, October 26, 1998, p. 4, <http://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page=search&docid=3f4a07dd7&skip=0&query=Fifteenth%20Periodic%20Report%20of%20States%20Parties&coi=SYR>,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10 日。

二、叙利亚内战前后库尔德人的政治和武装斗争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叙利亚库尔德人就始终坚持维护民族权利的斗争。1957 年,叙利亚库尔德人建立了首个政党——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 of Syria)。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建立后,经过多次分裂和重组,形成了若干个新的政党。叙利亚内战爆发前,国内约有 15 个不同的库尔德政党。这些政党的成员规模在 50 人至几千人不等。^① 这些政党的行动都处于秘密状态,因此无法了解每个政党的确切情况。库尔德政党虽然被叙利亚政府视为非法,可是政府也默许它们在某种范围内开展活动。同时,叙利亚政府的情报机构也和库尔德政党保持某种联系,旨在通过这种联系监视这些政党。但由于政府安全部门与各个政党之间联系的情况并不透明,因而也造成了库尔德政党和政治人士之间的相互猜疑。另外,叙利亚库尔德政党相互之间也存在大量分歧。这些分歧起初主要涉及对于伊拉克不同库尔德政党的态度,当前则更多牵涉到各自的政治战略以及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合作方式。此外,库尔德政党领导人之间的个人矛盾,也是造成政党之间分歧的重要因素。^②

进入 21 世纪以来,叙利亚库尔德政党基于不同的政治倾向形成了三个政党联盟。第一个政党联盟被称为“库尔德联盟”,包括左翼党、自由党、民主统一党和进步党。“库尔德联盟”与叙利亚政府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对叙利亚政府从未要求过库尔德人文化权利以外的其他权利,在某些问题上赞同政府立场,因而叙利亚政府对其持宽容态度。第二个政党联盟被称为“库尔德民主阵线”,由两个同样称为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的政党,再加上平等党以及民族民主党组成。在政治立场上,库尔德民主阵线持一种比较中间的立场。第三个政党联盟被称为“合作委员会”,其对叙利亚政府提出明确的民族权利要求,政治态度比较强硬。组成这个联盟的政党主要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Kurdish Democratic Union Party,简称 PYD)、未来运动党和自由党。

2011 年叙利亚爆发全国性反政府示威活动后,库尔德政治势力也加入了反对派阵营,希望借此机会争取民族平等地位。不过,叙利亚反对派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阿拉伯人势力,似乎并没有准备满足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因此,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库尔德人对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都持怀疑态度。尽管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库尔德人却一直保持谨慎和低调,避免卷入内战之中。直到 2012 年末,当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库尔德人居住的艾因角(Ras al-Ayn)地

^① 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4-235 页。

^②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09,” pp. 15-16.

区爆发冲突时,由库尔德民主联盟党领导下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Kurdish People's Protection Units,简称 YPG)才乘机占领了当地政府机构和安全设施。此后,叙利亚反对派对库尔德人建立的检查站发动了攻击,从而导致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爆发冲突。在此后的几年中,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不但打败了叙利亚反对派的武装攻击,还将“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逐步赶出了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控制了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大片土地。

作为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主要武装力量,库尔德联盟党领导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主要是在库尔德民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目前,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大约有 3 万到 5 万人。^① 叙利亚内战初期,库尔德武装曾一度 and 反对叙利亚政府的叙利亚自由军合作。但库尔德武装在占据了库尔德人的地区之后,就为保存实力而不再参与反政府武装的战斗,甚至还为了争夺控制区域与叙利亚反对派发生冲突。进入内战中期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控制区域逐渐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并利用叙利亚自由军和政府军相互攻击的机会,占据了自由军后方大片防守薄弱的地区。叙利亚自由军在这种打击下濒临覆灭,不得不撤退到阿勒颇和伊德利卜地区。此后,“伊斯兰国”组织又对叙利亚政府军展开攻击,消灭了拉卡地区的叙利亚政府军主力,占据了大片库尔德人居住的土地。在此情形下,库尔德武装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和政府军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伊斯兰国”组织。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库尔德人民保卫队为主体的“叙利亚民主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简称 SDF),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反恐联盟的支持下,成为叙利亚国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主力。此后,库尔德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中不断取得胜利,将极端组织武装赶出了科巴尼(Kobane)和泰勒艾卜耶德(Tall Abyad),从而掌控了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边境接壤的地区。

三、叙利亚内战后期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进程与成就

对于在叙利亚内战前曾经饱受压迫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来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的确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而“伊斯兰国”组织的出现和扩张则更为叙利亚库尔德人发展政治势力和扩大武装力量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随着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的攻势不断加强,“伊斯兰国”组织的势力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已经大幅衰落。不过,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军事上虽不断取得胜利,但远未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叙库尔德人武装部队发言人鲁迪·奥斯曼(Rodi Osman)依旧宣称,库尔德武装的目标是

^① Sabina Catar, “The Kurdish Political Parties in Syria,” in Alexander Schahbasi and Thomas Schrott, eds., *The Kurds: History — Religion — Language — Politics*, Vienna: Austrian Federal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15, p. 121.

要“继续解放我们的领土”^①。

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在政治上也表现出对未来发展的期待。2012年,在叙利亚内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两大政治力量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和库尔德全国委员会(KNC)联合组成了“库尔德最高委员会”(SKC)^②。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则成为“库尔德最高委员会”指挥下的库尔德武装部队。2012年7月,库尔德最高委员会领导下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接管了科巴尼、阿穆达和阿夫林一带的政府机构,宣布这个地区成为解放区。2014年1月,库尔德最高委员会宣布在其控制的叙利亚东北地区的城镇成立自治的过渡政府,专门管理叙利亚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东北地区的事务。^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中,他们不仅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反恐联盟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的军事援助,还在政治发展上得到了俄罗斯的积极支持。2015年10月6日,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领导人萨利赫·穆斯林(Saleh Muslim)公开宣称:“叙利亚库尔德人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并希望与莫斯科进行合作。”^④紧接着,俄罗斯开始斡旋叙利亚政府接受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2016年9月,俄罗斯就“在叙利亚国家框架下赋予叙利亚库尔德人特殊地位”问题与叙利亚政府方面展开了会谈。俄方在会谈备忘录中提出的基本建议包括叙利亚国家宪法承认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和政治权利;叙利亚政府承认库尔德人在锡兹拉、科巴尼和阿夫林地区建立的自治区,并授权自治政府代表这些地区的各民族和各宗教团体利益;承认自治区内的库尔德警察部队是合法的民族主义武装力量;将国家名称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更改为“叙利亚民主共和国”(Syrian Democratic Republic)^⑤。很明显,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叙利亚战后的政治发展已经得到了俄罗斯的有力保证。俄罗斯在2017年年初的阿斯塔纳会议上,在讨论叙利亚宪法草案时再次明确提出库尔德人建立自治区问题,明确表明了俄罗斯在政治上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立场。

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前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领导人萨利赫·穆斯

^① 陆莲、霍娜:《议世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十字路口》,多维新闻网,2016年2月25日, <http://news.dwnews.com/global/news/2016-02-25/59720300.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30日。

^② “Syria’s Kurds: A Struggle Within A Struggl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January 22, 2013, p. 4,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eastern-mediterranean/syria/syria-s-kurds-struggle-within-struggle>, 登录时间:2017年9月1日。

^③ Abdullah Al-Jabassini, “Civil Resistance to Military Conscription in Kurdish Areas of Northern Syria: The Untold Story,” *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 Development*, Vol. 12, No. 3, 2017, p. 105.

^④ 《叙库尔德领袖:叙库尔德人支持俄在叙打击恐怖主义》,中国新闻网,2015年10月6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10-06/7556125.s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28日。

^⑤ Mahmut Bozarslan, “Syria Rejects Russian Proposal for Kurdish Federation,” *Al-Monitor*, October 24, 2016,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10/turkey-russia-mediates-between-kurds-and-assad.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2月10日。

林曾明确表示,库尔德人的奋斗目标是争取在一个民主的叙利亚国家中实现库尔德人区域的自治。这种政治态度表明,库尔德人的政治目标并不仅仅是推翻当前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而是要建立一个更为民主的叙利亚政治环境。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仅仅希望实现自治,而不是独立。^①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武装领导人马哈茂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叙利亚危机结束后,新的政府将会建立。到那时,我们与政府之间的裂痕将会得到修补”,他特别强调,“可以确定的是,时钟再也不能往回拨了”。^②

2016 年 2 月,随着美国和俄罗斯调停的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停火协议生效,俄罗斯开始部分撤军,有关叙利亚国家未来政治安排的讨论也愈发激烈。然而,由于受土耳其极力阻挠等因素的干扰,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势力被排除在日内瓦和谈之外。在这种背景下,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于 2 月 12 日提出,叙利亚库尔德人将按照联邦制模式管理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官员伊德里斯·纳桑(Idris Naasan)强调,叙利亚人民都在寻求改变当前的政治体制。“我们希望库尔德人建立的联邦区能够成为一个样本,推动叙利亚从中央集权制转向联邦制。”^③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领导人萨利赫·穆斯林也表示,实行联邦制并不意味着脱离叙利亚,这只是一种自治手段,因为“叙利亚已经无法再回到原来的老路,叙利亚人民不会再接受任何中央集权模式”^④。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这一行动,表达出希望通过宣布成立联邦区来争取自己政治利益的愿望。

2016 年 3 月,库尔德人又在其军事控制区自行宣布成立库尔德联邦区。这个地区位于叙利亚境内名为“罗贾瓦(Rojava)”的库尔德地区,也就是中东地区的西库尔德斯坦。因此,叙利亚库尔德人把这个自行成立的自治区正式命名为“北叙利亚民主联邦—罗贾瓦(North Syria Federation-Rojava)”联邦自治区。同年 12 月底,联邦区当局又将这一名称更名为“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区(North Syria Democratic Federation)”。^⑤ 在这里,库尔德联邦区当局已经把街道的阿拉伯文名称改为库尔德文,并且开始在学校教授库尔德语。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则担负了管理叙利亚境内库

^① Ofra Bengio, “The Kurds in a Volatile Middle East,” *The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February 2017, p. 23, <https://besa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MSPS130web.pdf>, 登录时间:2017 年 9 月 18 日。

^② 万秋波:《趁叙利亚内乱库尔德人要自治,加紧实现对聚居地区控制》,金羊网,2013 年 8 月 14 日, http://news.ycwb.com/2013-08/14/content_4846482_2.htm, 登录时间:2017 年 8 月 18 日。

^③ Zeynep Kaya and Matthew Whiting, “Sowing Division: Kurds in the Syrian War,”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4, No. 1, Spring 2017, p. 79.

^④ 任丹妮:《库尔德自行成立联邦区,叙利亚有没有可能联邦化?》,澎湃新闻网,2016 年 3 月 18 日,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5764, 登录时间:2017 年 9 月 15 日。

^⑤ Abdullah Al-Jabassini, “Civil Resistance to Military Conscription in Kurdish Areas of Northern Syria: The Untold Story,” p. 105.

尔德人事务的主要责任,负责建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机构。2016年3月17日,联邦区当局还宣布,库尔德人计划在6个月内颁布联邦区政府文件,并将联合其他分散的少数民族群体,还有所有反对“伊斯兰国”组织以及“支持阵线”的民兵武装。^①从现实角度来看,叙利亚库尔德人提出的联邦制的确是叙利亚战后的政治重建提出了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政治设想。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发言人易卜拉欣·易卜拉欣(Ibrahim Ibrahim)向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表示,只有联邦制才能有助于维护叙利亚国家的统一。他还特别强调,为了维护叙利亚国家的统一,库尔德人成立联邦区的地区甚至不会被称为“库尔德区”,而是称为“叙利亚北部联邦区”。在这个联邦区中,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都可以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②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来说,他们最理想的目标是实现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居住区的自治,而不是从叙利亚国家分离。

目前看来,叙利亚库尔德人未来的政治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利的前景。2017年3月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新一轮叙利亚会谈中,由叙利亚法律专家和反对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已经开始审议俄罗斯2017年1月在阿斯塔纳会谈中提出的叙利亚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中就库尔德问题的两个方案进行了讨论。第一个方案是将库尔德人聚居区从叙利亚独立出来,叙利亚和未来的库尔德地区需要确定边界,同时正式建立一个库尔德自治区。当然,这个从叙利亚分离出来的库尔德自治区和在土耳其、伊拉克生活的库尔德人没有关系。另一个方案是把叙利亚变成一个联邦,保留叙利亚中央政府。这意味着库尔德人将获得自治权,可以维护其自身的语言、文化、言论自由和政府机构。

四、当前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发展面临的压力

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力量已经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还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建立了自治性质的联邦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扶植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支持。而叙利亚政府在打击极端势力的过程中,也要借助库尔德武装力量,因而对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表现得比较宽容。这些情况都表明,叙利亚库尔德人已经为其未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叙利亚库尔德人未来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因素的制约。

^① 《消息人士:叙利亚库尔德人将在6个月内制定联邦制文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6年3月18日,<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603181018483228/>,登录时间:2017年10月28日。

^② 任丹妮:《库尔德自行成立联邦区,叙利亚有没有可能联邦化?》。

（一）土耳其因素

长期以来,土耳其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势力的壮大一直保持高度警觉。土耳其认为,代表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力量的叙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土耳其国内长期从事分裂和反政府活动的“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PKK)关系密切,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势力的发展,必将为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提供有力支持,从而导致土耳其国内长期处于矛盾和冲突中的库尔德问题进一步恶化。^①

在土耳其国内,库尔德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政府的安全问题。土耳其国内有 1,800 多万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库尔德人口最多的国家。土耳其历届政府都极力打压这个庞大的族群,并对其实行偏激的民族主义政策。土耳其 1923 年签订的《洛桑条约》规定,只有非穆斯林族群才能被视为少数民族。因此,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土耳其始终不承认其少数民族地位,而将其称之为“山地土耳其人”,并对其实行同化政策。^② 长期以来,土耳其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人权等方面的民族压迫政策,很早就激起了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导致了他们的极力反抗。1978 年,奥贾兰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成立的目标就是要在土耳其与伊拉克、叙利亚之间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从 1984 年开始,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国内开展武装斗争,导致 4 万多人丧生。^③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遭到政府清剿,大量人员流亡到邻国伊拉克,但依然坚持从境外对土耳其发动武装攻击。土耳其政府虽然多次越境打击,但却无法加以根除。库尔德人势力日益壮大并对土耳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重大威胁,成为土耳其政府头号心腹大患。^④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大批进入叙利亚,协助叙利亚库尔德人建立自己的武装。叙利亚库尔德人建立库尔德联邦区政府后,执政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依然自认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承认奥贾兰为最高领导人。联邦区两位联席主席萨利赫·穆斯林和阿西亚·阿卜杜拉(Asya Abdullah)的任命也来自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总部。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密切关系,导致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在组织和目标上存在模糊性,使外界把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提出的主张视为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认同的目标,这是土耳其政府对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发展和武装力量加以遏制和打击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土耳其政府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关系则较为密切,

① “The Kurds’ Precarious Balancing Act in Syria,” *Strategic Comments*, Vol. 23, No. 4, 2017.

② Michael M. Gunte, “Iraq, Syria, ISIS and the Kurds: Geostrategic Concerns for the U.S. and Turkey,”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2, No. 1, Spring 2015, p. 106.

③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与库尔德问题的形成及趋势》,载《史学集刊》2013 年第 4 期,第 92 页。

④ 唐志超:《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2017 年第 2 期,第 19 页。

其原因就是伊拉克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界限明确。^①

目前,土耳其政府压制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发展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土耳其政府在政治上极力阻止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力量进入叙利亚内战后的政治安排。由于土耳其的激烈反对,在多层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和谈中,叙利亚库尔德人均被排斥在外。可以预见,叙利亚库尔德人虽然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反恐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土耳其的持续压制,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内战后政治重建中的政治处境依然难以改善,并最终可能白白消耗掉在反恐行动中建立起的政治影响。而土耳其政府极力反对库尔德政治势力参与叙利亚和谈的理由,则是因为与叙利亚政府之间保持合作关系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并不代表叙利亚民众的正义势力。土耳其时任总理达武特奥卢曾指出,土耳其方面绝不能接受一个“恐怖组织”出现在叙利亚反对派的行列中。^②

其次,土耳其动用武力遏制和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2016年8月和2018年1月,土耳其军队分别发起了“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和“橄榄枝”行动,越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此外,土耳其还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自由军”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进行抗衡和打击。据报道,由土耳其进行训练的这批叙利亚自由军武装大约包含1万多名战斗人员,土耳其不仅为这些武装人员提供住所和食物,而且还为接受训练的士兵每月提供300美元的津贴。土耳其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进行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用他们直接对抗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③

最后,土耳其极力阻止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甚至将其与北约的关系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2017年5月1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美国不应该利用一个恐怖组织去打击极端组织,这样的举动会危及叙利亚以及该地区的未来。很明显,美国以前在叙利亚犯过同样的错误”^④。与此同时,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Binali Yildirim)也表示,土耳其反对美国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不管是直接或者间接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都坚决不接受。土耳其和美国是北约中两个重要的盟友,因此我们不认为美国会在重要的盟友和恐怖

^① Cale Salih, “Turkey, the Kurds, and the Fight against Islamic Stat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14, 2015, p. 6, <http://www.ecfr.eu/page/-/Turkey-theKurds-IslamicState.pdf>, 登录时间:2017年5月1日。

^② 王莉兰:《土耳其坚决反对库尔德民主联盟等参与叙利亚和谈》,环球网,2016年1月27日,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1/8454698.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22日。

^③ 胡悦编译:《土训练叙反对派抗击库尔德将激怒美国》,环球网,2017年5月26日,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5/10748215.html>, 登录时间:2017年9月29日。

^④ John Bacan, “Erdogan Rips U.S. Plan to Arm Kurds; Mattis Downplays Turkey Rift,” *USA Today*, May 10, 2017,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7/05/10/turkey-miffed-us-decision-arm-kurds-mattis-downplays-rift/101503304/>, 登录时间:2017年9月29日。

组织之间选择支持恐怖组织。”^①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 (Mevlut Cavusoglu) 也表示,“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没有区别,他们获得美国的武器将威胁到土耳其的安全”。^② 随着与叙利亚库尔德人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土耳其已经以防止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出现“恐怖主义走廊”为名,于 2017 年 10 月 8 日派军队进入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进行军事威慑。

(二) 叙利亚反对派因素

在遭到来自邻国土耳其强大压力的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还受到叙利亚国内其他反对派的抵制。实际上,从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叙利亚其他反对派之间就充满矛盾。在性质上,这种矛盾主要是民族矛盾。2011 年 7 月,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时,库尔德代表曾提出希望叙利亚在后巴沙尔时代能够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并把叙利亚的国家名称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改成“叙利亚共和国”。但库尔德代表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其他反对派代表的认可,库尔德代表因此退出会议以示抗议。叙利亚其他反对派的这种回应表明,他们和叙利亚政府一样执着地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观念。此后,由于这种政治立场的差异,叙利亚国内反对派全国联盟一直不愿同库尔德人进行实质性接触。在叙利亚问题第二轮日内瓦和谈中,全国联盟甚至坚决反对库尔德人单独派代表团出席会议。^③

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其他阿拉伯反对派之间的这种民族矛盾,还突出体现在双方通过武装力量争夺控制区域的冲突中。2013 年,当叙利亚内战进入白热化状态时,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装库尔德人民保卫队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力量起初正是利用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叙利亚自由军与叙利亚政府军之间的冲突来扩大自己的地盘。从 2012 年下半年开始,库尔德人武装就利用叙利亚政府军的收缩和后撤,逐步扩大了在叙利亚东北部的控制范围。而这些区域原本是叙利亚自由军从叙利亚政府军手中夺取的土地,因而导致库尔德武装与叙利亚自由军之间的冲突不断,双方经常发生交火事件。为此,叙利亚自由军甚至把库尔德武装看成是叙利亚政府军的帮凶。

此后,“伊斯兰国”组织势力不断扩张,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和叙利亚自由军发动全面进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面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强势进攻,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开始节节败退,叙利亚自由

^① John Bacan, “Erdogan Rips U.S. Plan to Arm Kurds; Mattis Downplays Turkey Rift,” 登录时间:2017 年 9 月 29 日。

^② Ibid.

^③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ed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ran, Iraq, and Syr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97.

军在叙利亚北部的控制范围日渐缩小。另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抵抗和打击“伊斯兰国”方面渐渐成为主力,并为叙利亚自由军提供了某种保护,帮助叙利亚自由军抵挡来自“伊斯兰国”的进攻。二者因此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①不仅如此,库尔德武装还接收了大批叙利亚自由军的溃散人员。

然而,尽管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叙利亚库尔德人和叙利亚反对派之间在民族问题上对立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代表叙利亚库尔德最高委员会的库尔德主要政治力量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和叙利亚反对派的其他政治力量之间也充满矛盾。究其原因,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认为,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叙利亚各派反政府势力把争取族自治的叙利亚库尔德人视为试图推动库尔德独立的叙利亚分裂势力。在叙利亚其他反对派看来,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不过是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而库尔德工人党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要在中东地区建立库尔德人的独立国家。因此,随着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主导的库尔德联邦区在叙利亚北部的建立,叙利亚国内的其他反对派对库尔德人的不满和排斥也不断加强。当前,随着“伊斯兰国”势力的溃败,库尔德政治势力与叙利亚反对派的全国联盟之间的矛盾又将重新凸显,并将进一步加剧。

五、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前景

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使得在叙利亚内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中东地区的库尔德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不仅引起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强烈反对,伊中央政府还直接派军队从库尔德人手中夺去了基尔库克这一盛产石油的争议地区,而且促使伊拉克和土耳其以及伊朗这些同样存在库尔德问题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实行封锁和抵制。这种敏感的局面对于试图在叙利亚内战结束后推动叙利亚联邦制和实现库尔德地区自治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来说,必然会带来更大的困难。

不过,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也面临一些有利因素。首先,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内战期间发展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已经使得库尔德民族成为叙利亚国内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库尔德人已经在叙利亚北部占据了自己管辖的地区,并建立了自己的联邦区管理机构。其次,叙利亚库尔德人还在叙利亚战后建立联邦制的问题上得到了俄罗斯的积极支持。俄罗斯在2017年1月阿斯塔纳会议中提出的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宪法草案中,已经明确表明了支持叙利

^① 王晋:《库尔德人和叙利亚反对派的权益同盟》,中国网,2014年3月31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20_95120.html,登录时间:2017年9月22日。

亚建立联邦体制并给予库尔德人自治的立场。^① 这将为叙利亚库尔德人内战后的政治发展提供极为有利的机遇。最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并得到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反恐联盟的军事支持,已经发展成为叙利亚国内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这将成为叙利亚库尔德人未来政治发展的强有力的保障。

当然,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发展面临的压力不容乐观。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覆灭,叙利亚国内原来曾与库尔德人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的其他反对派武装,与其争夺控制区的冲突已经日益明显。同时,为了协调与其他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叙利亚库尔德人既要避免和叙利亚政府之间发生冲突,还要撇清与叙利亚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此,叙利亚库尔德人应在继续争取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支持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联系,以争取获得域外大国的理解和支持。此外,叙利亚库尔德人也要在争取自治的同时表明坚持维护叙利亚国家主权统一的意愿,争取叙利亚政府以及其他反对派的理解。

对于来自邻国土耳其的压力,叙利亚库尔德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淡化与土耳其之间的矛盾,撇清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关系,通过和土耳其政府的接触和谈判来获得对方的理解。叙利亚库尔德人应争取和土耳其政府改善关系,而不是继续坚持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联系来加剧与土耳其的矛盾。实际上,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虽然在源头上有一定联系,但双方当前的根本利益并不相同。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来说,他们迫切需要解决关于自己生存的前途命运问题,而不应为了维护库尔德工人党分支机构的名义而影响自身的政治发展进程。

(责任编辑:李 意)

^① Anne Sofie Schott, "From the Forgotten People to World-Stage Actors: the Kurds of Syria," *Danish Defence Research Database*, June 2017, pp. 17-18, http://pure.fak.dk/portal/files/7248264/The_Kurds_of_Syria.pdf, 登录时间:2017年9月10日。